

# 夜宿道孚

◎周晓宏

落日余晖带走了一天的喧嚣，宁静的道孚在夜幕中沉沉睡去。

一轮圆月深情地倾洒着皎洁的月光柔柔地爱恋着这座清幽的小城。喜鹊匆忙飞过的身影催促着归家的脚步，路人甲和路人乙就这样融入这温馨的夜晚，把离愁悄悄珍藏，多少次背上行囊流浪他乡的原野，把思念珍藏在最柔软的心房，今夜重读这份尘封的思念，才发现，如此寂静的夜走过的山涉过的水是谱写生命乐章的音符，心路历程便是旋律，律动在道孚的小城和小城的冬夜。

冬夜的鲜水河是温顺的，柔和的，在淡淡夜幕中平静而缓慢的流向夜的深处，暗淡的远方或许有诗和传说，也或许有不期而至的风和雨，可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波澜不惊的景和随遇而安的心，凝视纯净的夜空倒影在水面，闪烁的星宿击打着鲜水河的宁静。星光月光惊扰了冬夜的水鸟，双双从水底展翅高飞，几滴水珠的水珠滑落，串联成晶莹的项链连接着彼此，在冬夜闪烁成最绚烂的灯塔，指引着彼此心中那叶远航的小船找到停泊的港湾。

远航的那叶舟驶过了历史的风雨也划过了岁月的沧桑，搭载着“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惆怅吟诵在“今日之日多烦忧”的夜雨，仰望苍穹，欲上青天览明月，只是乱了思绪，只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举杯邀明月，别往昔，饮一杯岁月的纯酿，再别一路风尘，只待“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只待“明朝散发弄扁舟”。

岁月的轻舟从遥远的岁月深处走来，轻轻划过去，还将走向岁月深处，轻轻划过去，如这冬夜的风，轻轻划过去。只有永恒不变的初心还撞击着万籁俱静的夜，与惠远寺的钟声共鸣在苍茫的红尘，是交融，是修行与修养、信仰与信念，在这样的夜，留一份淡然与闲适在九九九狮春暖花丛中感受厚重中的底蕴和底蕴中的厚重，这是一份与世无争的心和素雅清幽的情，是道孚静籁的夜晚无言的感慨。

感慨是可以被感染的，哪怕是这样无聊的遐想。感慨一段八美墨石林被岁月煎熬和历练后的伟岸和成熟，远古海底的水成岩也经不起地壳运动的力量，被风雨侵蚀而成的糜棱岩就这样定格在鲜水河断裂带上，美在草原深处，让人流连忘返。笨拙的笔触无法形容八美石林的绚丽景色，只知道它的美堪与我国南方著名的喀斯特石林景观媲美，只知道时间的沉淀可以塑造这样的美，时间真是最好的雕刻师，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心灵思想……

一阵风轻轻吹来，抚动了窗前的玻璃，玻璃上覆盖的薄雾，月光透过薄雾，懒懒地倾斜在床前，睡意已经被窗外的月光和河边的路灯驱散，迷蒙着冬夜的思绪，看着薄雾结成水珠在窗上弯弯曲曲的舞动，似乎看到了玛尼锅庄的舞动，如这般，多少个卓玛就在这样的月夜翩翩起舞，多少个拉姆就在这样时节舞动青春，多少个布姆就这样婀娜柔和的美丽着月夜和月夜中的你和我。

夜就这样渐渐深了，而思绪却飘得远了。

也许这别具一格的民居才能装得下无限的遐想，也或许，连天地都无法容纳这驰骋的思绪，于是，在这个月夜，把感怀填满夜宿道孚的民居，把未尽的些许遗憾洒在如画的玉科草原，等待风霜雨雪后的五彩斑斓，再宿道孚。



甘孜日报社·州委老干部局联办

# 之巅的赤诚

◎熊志荣

巴颜喀拉山直指苍穹，雪白似神灵般巍峨屹立在云雾中，峰峦之间冰冷咆哮的狂风是她威严的怒吼。千百年来，世人都小心翼翼地仰望着她，敬爱她一尘不染的纯白和母亲般的恩赐，畏惧她发怒时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而我是多么的幸运能在生命中与她拥有一次神圣的交集。

无数次闭上眼睛任由回忆拉扯我的思绪，眼前那一片硝烟弥漫、战号震天的雪山之巅裹着战士们炙热的赤诚，就如一幅久远的画卷，从模糊的轮廓开始慢慢在我眼前清晰。还有在迷蒙中耳边响起的痛苦低吟，在我的努力中渐渐成为完整的字句，最后变成耳边轻轻的一声：“对不起，排长，我不能完成任务了。”

而我将要说的这一段故事，就是平叛战争中在石梁巴颜喀拉山发生的无数战斗中的一个插曲。

从我1953年参军以来，参加了数不清的剿匪战斗，在前半生的军旅生涯中我不停磨砺自己，树立目标，提升自我，让自己不负众望。从1958年开始，20岁出头的我受到上级的信任担任了藏民团骑兵营11连3排副排长，这对于我来说是努力付出得到了肯定，也是对自己设置了新的挑战。而在那个年代，挑战无时无刻不在向你逼近。

1959年4月6日至7月21日，共有10000余叛匪在石梁、色达及其相邻县城发动叛乱。成都军区投入了14个团及七个营参与到此次的平叛战斗，制定了首先平定石梁叛乱，再东西夹击聚歼叛匪的作战计划。而当时的藏民团由团长曾却扎、副团长席学周率领，从4月6日开始从甘孜大塘坝的扎拉寺冒着没膝大雪向500公里以外的巴颜喀拉山茶克年亚昼夜兼程，堵敌东逃西窜北流。为了准时到达指定的作战位置，藏民团以骑兵营为先锋，边打边走，一路堵击，饮风餐雪、忍受饥渴，13日到达孟古寺，大家在营长韩修德、营教导员许甫的率领下向巴颜喀拉山茶克年亚行进。雄伟的巴颜喀拉山屹立眼前，满眼的雪白，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万物在这里都望而却步。在海拔4800米的高峰中前行，望过去只有绵延不断的冰雪，骑兵营的战士们只能凭借指南针和地图摸索，稀薄的空气让每分每秒的呼吸都变得及其珍贵。由于粮食及

其短缺，大部分时候战士们只能用雪和糌粑，渴饮冰雪。长时间的冰冻，使得骑兵营的干部和部分先锋战士浑身肿胀，有些甚至脚趾坏死，跟不上部队前行的速度，还有因为缺乏草料，骑兵营170余匹马被饿死，即使在那样极端缺乏食物的环境中，没有任何战士去伤害这些无言的战马，而是继续背着沉重的马鞍在雪地中前行，很多战士最终因为极度的营养不良，体力透支，和自己的战马一起永远埋在了巴颜喀拉雪山上。经过骑兵营夜以继日的进军和沿路的追缴，4月19日8时部队先后到达汪即至茶克年亚一线的雪峰山，构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成功的截断了叛匪东逃西窜之路。不过这途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小片段，因为后援接济很困难，军队粮食极度缺乏，每一个战士都尽可能的节约口粮。在阻击叛匪的同时，骑兵营与从其他方向登顶阻击的友邻部队短暂汇合过，这支友邻部队的战士大多来自内地，很多都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大部分感觉呼吸困难，甚至便血，再加上断粮的原因，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骑兵营首长达命令，将骑兵营战士自己的粮食全部支援给友邻部队，在我们的帮助下，友邻部队挺过难关。我至今都难忘友邻部队的战士们红着眼睛，紧紧握住骑兵营首长和战士的手，咬着牙关，虽然无言，浓浓的谢意和战友情全浸在眼底。我终于更加深刻的明白什么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关于出生，无关于民族，而关于共有同一个目标，共享同一份情怀，以致于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看来孤军奋战的时刻，这温暖的一幕总能触碰到我内心的柔软，告诉自己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进军雪顶峰的过程中，骑兵营不断受到叛匪的阻击，先后有多名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负伤，那些枪林弹雨的场景在多年后的今天，依旧历历在目。在我军沿路激烈的阻击下截断了叛匪的后路，导致其四分五裂，分流逃窜。记忆中的那一幕发生在我军登顶途中，突然遭遇叛匪阻击，我所在的11连3排奉上级命令，打前阵，扫除阻击。试想在一般的作战区域，面对敌人预先的埋伏，已经很难杀出重围，更何况身处海拔4800米的雪山，寸草不生，周围几乎没有合适的遮挡，大部分是松散的碎石，不仅不能提供掩护，反而更容易暴露。作为副排长的我必须首先当其冲打头阵，仔细的分析观察了一下，终于找到一片相对理想的洼地，然后命令战士们隐蔽。在敌我双方僵持的十几分钟里，我只能听见寒风呼啸的声音和自己快节奏的心跳完美融合，奏响出专属于巴颜喀拉山的空旷旋律。此刻连呼吸都是多余，生怕叨扰了这难得的静默，内心竟生出些许珍惜，珍惜这份战前可贵的宁静。许是对方受不住酷寒的侵袭，率先向我方发动了攻击，这片刻的美好瞬间被枪响震得支离破碎，在硝烟弥漫中，战况愈演愈烈。在我方火力的猛攻下，对方的回击越来越吃力，战士们信心十足，一步步把叛匪逼上绝路。四溅的砂石激起一层朦胧的沙雾，仿佛是雪山赐予的庇护，意外的迷住了敌人的视线，为我军提供了短暂的隐蔽。可就在我背过身来换子弹的间隙，我猛然发现身边班长小杨的整个上半身都暴露出来，这是致命的危险。我不停的给他动作示意，可是他却聚精会神的注视着攻击目标，丝毫不受外界的干扰，于是我又开始朝着他大喊，但在这片震耳欲聋的枪声中，一切都显得徒劳。我

不顾一切的朝他所在的方向靠近，就在我快要接近他的时候，一声闷响，一个身影在我眼前倒下，瞬间我头脑一片空白，空白到感觉天地哑然无声，周围的一切似乎被定格在此刻。也许从我空白到清醒只是短暂的几秒，但也漫长得仿佛做了一个梦，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迅速把他拉到一个隐蔽的位置，他的胸口中的一枪，我看见血液不停地从伤口流出，赶紧帮他按住伤口，以最快速度帮他包扎(战士们行囊随身带有简易的医疗用品)。他胸口急剧的起伏，呼吸随着鲜血的流逝慢慢被抽离。我轻轻的对他说道：“不要怕，我已经给你包扎好了伤口，你不会有事的，坚持一下，卫生员就快来了。”他吃力的看着我，气若游丝，缓了一会儿艰难的说：“排长，谢谢你，但我恐怕撑不到那个时候了。”我红着眼睛，身子尽量靠近他，在他耳边说：“有什么话你想留给家人的吗，我一定会替你转达。”他的嘴角微微向上，对着我轻轻的摇了摇头，说道：“排长，我对不起党组织，我不能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了，你们一定要胜利。”说完便陷入了昏迷，这时候后方的卫生员赶来，从我怀里把他抬走了。忍着无限悲伤，我将自己的状态迅速调整到位，背负着那位战士的心愿，继续投入到战斗中，把内心的悲愤化作勇气和力量，誓要消灭叛匪，取得先锋胜利。在几个小时的激战后，我军终于打破了叛匪的阻击，成功为大部队的肃清阻击的叛匪，为后方大部队的进军雪顶做好了铺垫。和大部队会合后，我第一时间去探听负伤的班长小杨的情况，然而只收到了他的死讯，一股无法形容的悲痛情绪蔓延全身，脑子里不断回放他最后给我说的那番话，泪水溢出眼眶，我瞬间放下了所有的坚持，竟像小孩一样哭泣，不在乎周围异样的目光，只想把我真挚的祷告融入泪水，以最纯粹的方式送走那位英勇的战士，祝愿他的灵魂像纯白的雪一样与雪山永恒共存。

石梁的平叛战役取得了成功，平叛战斗也在无数个战役中画上句号。之后的我逐步从部队到地方，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军官再到后来地方成长为一名县级干部，用自己的每分努力去灌溉梦想，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无数次在梦里，我还是会回到那座美丽孤傲的巴颜喀拉山，去搜寻记忆中的画面，满目是苍茫的冰峰，白雪上的点滴鲜血如同炫目的瓷器上盛开的藏红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朦胧间，耳边回荡着那位烈士临终的话语，那份对党组织和部队的热忱，犹如赤焰般点燃了我的灵魂、点亮了我的一生。至此之后，我希望我眼中所看到的一切美好，都是英勇牺牲的战士们所希望看到的美好，那份深深的战友情和钢铁一般的赤诚会同雪山之巅万年不化的冰雪一起被雪山永久封存、被我们永久铭记。

(作者系道孚县委原副主任)

态好表，但破案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案该从何处入手侦破呢?何远陷入了深思，他在脑中仔细地把此案过滤了一遍，他隐隐感到，此案好像哪里出了问题，但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他一时也想不明白。正在何远苦思冥想的时候，他的手机又响了，他不假思索地拿起手机，按了接听键，是张雷打过来的。张雷问他现在在哪里，说有情况要向他通报。何远说他在所里。张雷让他不要外出，说他十五分钟就到。放下电话，何远在心里嘀咕：难道是“9·3”凶杀案有了新进展?

还真让何远猜对了，“9·3”案子确实有了新情况，但进展不大。十多分钟后，张雷开车来到了常宁路派出所，他一进何远的办公室，就把一份通报递给何远：“你看看吧！”

何远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市局的内部通报。原来就在近期，在本市的城北、三桥两个分局辖区内，又接连发生了三起三唑仑迷倒旅客抢劫事件，而且也都发生在小宾馆里。其中，两起是针对女性的，一起针对男性的。据警方事后对受害调查得知，犯罪嫌疑人为专门挑选单身客人，以借东厢为由，敲开受害人的房门门，趁其不备，用刀逼受害者喝下混合有三唑仑的饮料，致其深度昏迷，再对受害者进行抢劫，得手之后，迅速逃离。三起案件如出一辙。市刑侦支队的意见，这三起案件很可能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建议并案侦查。

“看出点问题了吗?”张雷问。

“你是说，‘9·3’凶杀案也可能是这伙人所为?”

张雷点点头。

“从作案特点上看，我也像。”何远说，“是不是建议分局，也把‘9·3’案并入上面三起案中呢?”

“我也这么想!”

张雷立即打电话，把他和何远的这一想法，向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作了汇报，并说了他们的想法。刑侦局长同意。何远出门，喊来王建军和赵跃进，让他们到市局刑侦支队跑一趟，将“9·3”案也并入三起迷倒旅客案。办完这一切，何远和张雷又研究起了绑架案。何远说：“我们得联手尽快侦破此案，以免夜长梦多，人质出现什么差池。我心里很急。”

“我也一样。但急有啥用，还得耐心等待，等待犯罪嫌疑人再次出现。”

“经过热电厂门口这一折腾，犯罪嫌疑人还会现身吗?”何远有些担心。

“不用担心，肯定会的。犯罪嫌疑人绑架孩子为了啥?还不是为了钱。钱拿不到，他不会收手的。”

“但愿如此。”何远说。

“哎，哥们，最近家里情况咋样?也没有抽空回去看一下妹妹?”张雷开玩笑道。

“你知道的，吃住都在所里，忙成这样，哪有时间回家呀!”何远叹着气说。

张雷走到何远身边，拍拍他的肩膀，关切地说：“还是抽空回家看看吧!”

何远点头。说话间，派出所内的电铃突然响了。何远说：“回头聊吧，我们要开会了。”张雷摸出手机一看时间，已经是上午九点了，怪不得外面阳光明媚。

小芳最近总是有点闷闷不乐，没有生意的时候，她也不像过去那样，和姐妹在一起打闹、说笑，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双手撑着下巴发呆。姐妹们叫她过来玩扑克，她也是恹恹地说：“你们玩吧，我有点累!”老板桂姐觉得她有点反常，还以为她病了，走过去，关心地用手摸摸小芳的头说：“是不是病了?如果病了，不要硬撑着，到房间休息吧。”小芳说：“我没有病!”桂姐有些狐疑地走开。小芳依旧独自坐在一边发呆。

其实，小芳没有说谎，她是没病，但她有心事。今年二十一岁的小芳，来自四川达州一个名叫红峪村的小山村。那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红峪村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东面是山，西面还是山，中间则是一条终年长流不息的清冷的小溪，人家都是依山而建，缘溪而居，散落如星。但风景好的地方，往往很贫穷。红峪村也不例外，这里除了山还是山，除了水还是水，土地很少，每人平均只有三分土地，每年产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树木倒是很多，但都是不成材的灌木林，没有经济林。常言说“靠山吃山”，但这里偏偏吃不上山，除了风景好，空气新鲜，人家得不到山的任何一点好处。于是，老辈人只好守着那点仅有的土地，过着清贫的日子。而年轻人呢，则不安分现状，纷纷外出打工。小芳也是同村的一个姐姐小月介绍，才出来的。小月前后来叫她几次，她都没有答应，她放心不下家人。小芳的家里有四口人，除了父母亲，还有一个有点智障的哥哥，她怕她外出打工以后，父母亲照顾不过来。但最终她还是外出打工了，而且还是偷偷逃出来的。促使她下定决心的是她的父亲。

(未完待续)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